

周晓枫： 带着“不知道对错”的勇气，不断出发

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吴小攀

近日，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晓枫来到“花地有声”播客录制现场，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。她说，“创作要像孩子一样，带着‘不知道对错’的勇气，不断重新出发。”

2018年，周晓枫凭借《有如候鸟》获得羊城晚报主办的花地文学榜“年度散文”金奖。八年间，她的创作从散文转向儿童文学，出版了《小翅膀》《星鱼》《小门牙》等童话，拓展了自身写作的疆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对文学有什么新感悟？

小学三年级立下成为作家的梦想

羊城晚报：您是怎么走上写作之路的？

周晓枫：小学三年级之后，我就立下了成为作家的梦想。只有写作，能让我理所当然地想象、旅行、阅读、看电影，把看起来像是享乐的事情，变成一项正经的事业。当然，当作家并不轻松，但我每天都在挑战自己，这个过程陌生又激动。我至今没有悔意，既感恩又后怕：舞蹈演员用脚尖走路，作家用笔尖走路——在立锥之地，展现万千可能。我很热爱我的工作，也很感激生命给了我这样一个呈现的机会。

羊城晚报：22年编辑生涯，让您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？

周晓枫：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，毕业后先后做过儿童文学编辑、青年文学编辑、成人文学编辑、选刊编辑、图书编辑，还在《十月》当过一段时间美编。做编辑的过程中，和各种各样的作家、写作爱好者交流，慢慢促成我在写作上的审美，也让我知道什么样的表达是好的，如何呈现作品，这些都很有帮助。漫长的编辑生涯，我一直在积累、在感受、在持续发表，一直在为那“易燃一刻”做准备。我立志不要成为一个脾气比本事大的写作者。很多作家在自己的世界里像王者一样，慢慢就变得很慢。编辑经历磨砺了我的心性——哪怕有时候怒火中烧，也得稍微克制一下。

羊城晚报：您的写作为何从散文起步？

周晓枫：从小到大，散文写作就是我们接受的基础训练，是最容易上手的文体。同时，散文能掩盖我不具备的其他才华——我没有诗歌的才华，也不具备小说的结构能力。散文恰好是一个藏拙的方式，也是一种助力。它不会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太难，从而产生恐惧和畏难情绪。散文就在我的能

周晓枫
受访者提供

力范围之内，够一够，就可能前进一点点，所以我觉得从散文开始写作是合适的。写着写着，有了积累，也渐渐感到不满足——有些内容用散文的方式难以呈现。这时候，就需要借助其他文体来完成。

被作品规划，而不是去规划作品

羊城晚报：您如何理解散文的“真实”与“虚构”？

周晓枫：真实和虚构之间有一片交集地带，很难说清。生活里的真假很明确，但艺术里不一样——真实的对面不一定是虚假。作家写的“真”，不是户口本、监控里的还原，而是内心最强烈、最真实的看法。对作家或写作者来说，“真实”的标准首先是找到自己认定的艺术客观性。别人觉得是虚构，但我真实感受到了，这就是艺术上的“真”。很多真的东西你看不到，可能是环境限制，也可能是认知局限。原本人不信钢铁能飞上天，小时候我也不信打电话能看见对方，这些当时都是“虚构”，后来都成了真。不仅真实和虚构一直在交融、转换，真相本身也是丰富的，个人感受、自尊心都会修改记忆。

任何写作都逃不开虚构，散文也不例外，但散文和小说的虚构有区别：小说可以无中生有、为所欲为；散文是在生活的地平线上起跳、短暂飞升，最终还要落回扎实的地面。散文的核心必须是“真”——“真”里包含了不真、不善、不美，包含光明，也包含阴影。

羊城晚报：很多作家有明确的写作目标、规划，有评论说您的写作“繁复”，您认为呢？

周晓枫：在写作上，我不会先给自己预设形象——比如定好我要当慈祥的教育家，还是天马行空的淘气小孩。我是什么状态，是靠作品一点点完成的，不是我提前设计好的。我甚至觉得，作品里可以消灭作者形象，让每一个表达都完全服务于叙事需要。

作家最好也不要预设自己的风格。我更愿意让题材带着我走。无论是深入热带雨林，还是前往极地寒冷，我觉得都很有意思。这不正是写作给予我们的自由与辽阔吗？

再说创作节奏。很多作家有远景规划，形成系列推进……我很惭愧，我不是这种人。原因很简单：我总在解决此时此刻的困难，来不及规划远景。我就像雨天走路的人，顾不上规划路线，

先争取不滑倒，走到能避雨的地方。这可能是我的缺陷，也是我的特点。别人那种规划式的写作我不羡慕，我只要一直在写，就会被作品所规划，而不是我去规划作品。

“我自己也是个胆怯的人”

羊城晚报：从散文转向童话，对您来说是偶然还是必然？

周晓枫：2017年，一个偶然的契机，有人问我能不能写个童话。《小翅膀》是我的第一个童话，写的是送噩梦的小精灵。这个善良的精灵偏偏要去送噩梦、吓唬别人，怎么办？我自己也是个胆怯的人，但我想通过写作探讨恐惧的力量，探讨如何在绝望的暗处看到内心的光芒。

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傲慢——以前总觉得我比孩子懂得多，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。其实只是拿一点粗浅的认识对别人说：“照着执行吧。”这里面包含了很大的自以为是。和孩子交流，你会发现他们的世界没有那么多规矩。我们知道新旧之分，要超越旧的、抵达新的；而孩子的世界全新的，这种创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潜能和力量。我希望我的创作也能像孩子一样饱含渴望、畏惧和激情，带着不知道对错的勇气，不断重新出发。

羊城晚报：相对于成年人的文学来说，您觉得儿童文学是否需要更对现实生活提纯、过滤？

周晓枫：提纯和过滤可以理解，但还有另一种思路：能不能提高孩子对世界的适应能力？一种是把水源处理干净，另一种是让他拥有不那么娇气的肠胃和思考方式。长辈离世、亲人分离、友谊被忽略……这些都是日常。如果把孩子完全放在无菌箱里，养得又柔软又透明，一接触真实环境反而扛不住。那到底是保护，还是伤害？

我的态度是，两种方式可以交互进行。我在童话里会告诉孩子有黑夜，告诉孩子选择的结果可能好也可能不好。不是勇敢出发就一定成，努力只是提高几率。你要考虑预判错了会付多大代价……代价惨痛还能不能无悔？就算后悔，能不能自己承担？我的童话可以当历险故事、搞笑奇幻故事看，但也能读出更丰富的东西。很多成年人也在读，比如《星鱼》，完全不限年龄，因为成年人同样会有处境为难、选择全情投入，结果陷入尴尬被动的时刻。

允许成年人永远有保持天真的可能

羊城晚报：您认为什么是好的童话？

周晓枫：很多人觉得童话是童年读过、成年后就被代谢掉的东西，但好的童话能让你重新充满期待、任性和发现的能力。儿童文学并非那么轻盈简单，其中可能包含着更深刻、尚未被充分解读的部分。我们要允许孩子永远有成长的可能，也允许成年人永远有保持天真的可能。比利时作家弗朗兹·海伦斯曾说：“人的童年提出了整个一生的问题，但答案却需要等到成年。”我们很多性格，都来自童年的应激反应、某次受挫、某个沉在记忆底层的不快……那些被长期忽略的童年经验，塑造了我们的性格，甚至塑造了至今的命运。这部分力量，我还想重新发现它。

羊城晚报：您平时阅读像《红楼梦》这样的经典作品吗？

周晓枫：以后可能会喜欢《红楼梦》，但至今我不是一个喜欢《红楼梦》的读者。为什么？——里面的家族谱系，我就记不住；故事大致走向已知，就没那么兴奋，被“剧透”了；对小说细节中展现的那种人性的丰富性又没那么大的耐心去品读，就好像小时候看戏曲，没有耐心。也许等我再老一点会迷恋上？现在有时候会读一些科普读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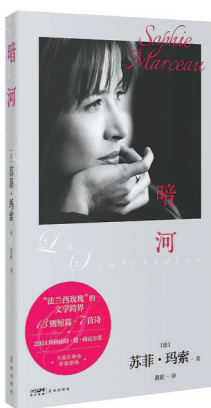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：您说创作是“被文字带向陌生远方”，这种力量会支撑您一直写下去吗？

周晓枫：我一直记着一句话：慎终如始。对写作的这份热爱没有被磨损，反而沉淀成了日常的需要。有人担心AI会不会威胁写作，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新问题。从我写作第一天起，就有很多人比我写得好、写得快、功成名就。我一直在暴露自己的短板——速度迟缓、想象力匮乏。现在只是在这个赛道里，除了前辈、天才、先锋者之外，又多了一个AI。除了致敬、借鉴、欣赏和学习，也有写作的享乐在。不能因为另一个人专业领域多么出色，他就变成了你的替代品；问题不在于它的功能有多强大，而在于你自己的愿望有多真挚、多强烈。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，我最想做的是写作，而且我正在做着，无比热爱、无比敬畏。我觉得写作来自内部的困境远大于外部——我想拓展自己，想蹦起来，可那个天花板我够不着。那我先练习自己的弹跳力，再说别的。

【出版书单】

《暗河》

苏菲·玛索[法] 著



作者是法国著名女演员、导演、编剧，14岁凭借青春片《初吻》惊艳影坛；2002年，她自编自导的首部长片《当爱变成习惯》荣获第26届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。《暗河》则是她继《说谎的女人》之后推出的第二部文学作品，再次彰显其跨界才能。

《风中有只渡渡鸟》

毕啸南 著



该书讲述一个自我矛盾、挣扎，不懂爱又渴望爱，在一片生活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女性与命运周旋的半生。关于女性困境，关于原生家庭，关于爱与被爱，关于自我救赎……

《早上好，岛上好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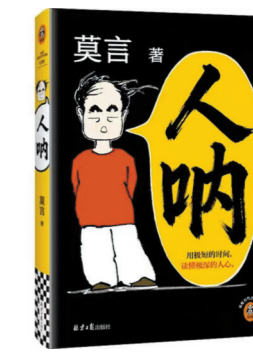
刘同 著



继百万畅销小说《我在未来等你》后时隔9年，作者潜心淬炼的长篇回归。讲述一次被误解的绝境，一场不动声色的守护，一个关于逃离与重建的奇幻旅程。

《人呐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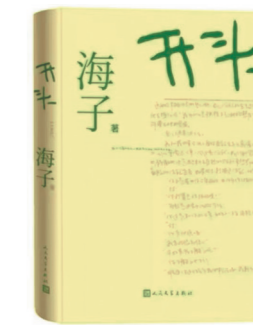
莫言 著



莫言时隔6年后的全新小说作品，共收录他的81篇精悍之作，最短的一篇仅200字。

《开头》

海子 著



海子创作生涯虽然短暂，但留下了大量作品。《开头》就是从珍贵手稿中整理而出，首次面世。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，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、渔村里暗涌的角力……

【舞台】 □晓芹

昆剧全本《牡丹亭》的成功与挑战

最近，上海昆剧团全本《牡丹亭》开演，汤显祖笔下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的爱情绝唱，经由上昆的匠心演绎，在当代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，斩获第十八届文华剧目奖。对于外行观众而言，全本演出最直观的价值，便是得以完整领略《牡丹亭》的故事脉络与思想深度，打破了以往仅通过《游园惊梦》等经典折子戏管窥全剧的局限。



昆剧全本《牡丹亭》剧照

古代昆曲演出多在上百人的小剧场进行，观众与演员距离较近，能够清晰欣赏演员的扮相、眼神流转和细腻身段；而当代戏剧演出多在两三千人的大剧场进行，空间的扩大带来了欣赏元素的巨大差异。现代音响技术的应用，让“唱”“念”等声音元素的呈现更加便捷，观众无论坐在哪个位置，都能清晰听到演员的唱腔与念白，这是当代演出的优势。但在视觉方面，即便是一等座的观众，若非靠前的位置，也难以捕捉演员的细微表情和扮相细节，只能欣赏到幅度较大的动作，这就给演出带来了挑战。

现代观众的欣赏品位是在看电影、小说乃至玩游戏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，如何将当下观众内置于传统戏剧，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小说作家可以说“我是为50年之后的读者写作的”，戏剧则需要得到当下观众的认可，就需要把握当下观众的需求——情节，冲突，强烈的视觉冲击。因为需要“现场感”，所以即便有

了高音质音响，观众仍然愿意去现场看演唱会。全本《牡丹亭》立足于“人保戏”，强调演员的表演功力，这固然是因为有非常优秀的演员可以依恃，也确实增加了“人保戏”的压力。在大剧场空间中，哪怕一个再优秀的演员，要在唱念之间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把“姹紫嫣红”的春花盛景与“断井颓垣”的零落败亡的强烈对比充分表达出来，也是非常困难的；及至下一句立刻又转入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的年华虚度青春无谓的自伤，对演员也是极大的挑战。现代大剧场的光影调度和动态布景，本来可以通过“姹紫嫣红”与“断井颓垣”的动态切换实现强烈的视觉效果，来辅助性地表现人物的心灵冲击与情景相生之震撼，实现“情”“景”“人”的相得益彰，但在这出戏中却被放弃了，使得标志性的高潮段落在大剧场空间里显得有些平了，不能不说令人有些惋惜。

【后记】

周涛的“孤本”自选集 □朱又可

电子邮箱显示，2019年4月29日，我收到周涛先生发来的他的自选诗集《对衰老的回答》的书稿。当时，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请我主编一套作家丛书，我编选了周涛先生的一本散文集，是我在《南方周末》副刊上为周涛先生开设的一个专栏的集纳，当时这个专栏还在陆续地发着。周涛先生遂同时“推销”他的这本自选诗集，但是，大家知道，诗集在很多出版社那里都不容易得到积极的回应；有名如周涛先生，也不例外。

后来，我编选的周涛先生的散文集《有人骑马来自远方》出版了。现在，我想着“推销”周涛先生诗集的事了。

当我坐下来，花了几天时间真正地读这部诗集的时候，我发现了几个有趣的数字：

周涛先生放在诗集首篇的诗《对衰老的回答》，篇末注明的写作时间是1981年11月4日。而周涛先生的去世日期正是“11月4日”，2023年。最后一首诗《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》的写作时间是1986年11月11日。我作为周涛先生的这部诗集的受托人，“11月11日”正是我的生日。

周涛先生自己把这部诗集分成三个部分，曰：诗人，牧人，军人。这“三位一体”，是他对自己的认知和总结。他在另一个场合的发言说，他这辈子“三个离不开”，也和这三个身份暗合，曰：“离不开文学，离不开新疆，离不开军队”。文学是指他的诗人身份而言，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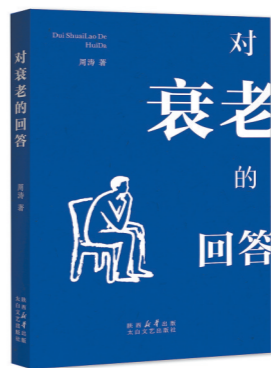
疆则可用牧人代之，他曾是一位军人。以这种结构编诗，大约只有他自己能想到。所以，诗选本身，可以看作是一种作家“手迹”，作家对自己的一生全部诗歌作品的汰选、推敲、权衡、认定，是一尊自我“雕塑”，今天流行语所谓“甄选”，我们妄加添增和删减，都将是莽撞的。

——我原本有个打算，把周涛先生在2019年之后，他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一些“娱己及人”并被朋友点赞、收藏或转发的茶余饭后“打油”之作，也收集进来，作为第四部分，名之曰“散人”或“闲人”。

——但是，且住。留待以后吧，编辑全集的时候，再收入不迟。因为周涛先生的诗作，多矣，既然先生自选了这些，而忽略了其余，我们就尊重这一个真正的诗人“自选集”吧，为文学史和文学研究之用。全，未必是好。先生自己所重视，算是众人云亦云的编选中的一个“孤本”吧。

读罢诗集全本，我觉得周涛先生是一个哲人。这，也是为什么他的诗歌有一种永恒的品质缘故。但是，不能归于“哲理诗”。但，是不是可以叫“哲人诗”呢？也不急于下判定，因为不重要。就拿最后一首两万行的长诗《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》来说吧，我拎出两句，它的深刻就令我折服，这是差不多四十年前写的：

“因为有了青年（恕我不敬）
已经过去了的暴行就可能重演”



“因为有了青年
正义和罪恶都有了继承人”
——他没有献媚青年，而很多所谓“大家”都容易廉价奉送。
“羊由衷地感人
是人赶走了它可怕的天敌
是人在保护它
并且派狗维持秩序
为了表示感激
献身是值得的”（《羊》）
——善良的老实人岂不都是像羊一样吗？可是，难道“羊”要反抗吗？不，这是大自然的規定。
周涛先生作为一个北方人，九岁时从北京突然“空降”滇越边境的南方热带雨林，笔下密集呈现此城迥异的人物、植物、动物、地理、人文，目光如炬，最终与新疆白头偕老。2023年11月4日，周涛在新疆去世。
回到诗集的第一首诗《对衰老的回答》：
“假如有一天，我被后人
挤出这人间世界，
那么高山是我的坟墓
河流是我的笑声，
在人类高尚者的丰碑上
一定会找见我的姓名……”